

唯物史观视域下积极老龄化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骆志浩

贵州大学哲学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2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30日

摘要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特征,也是新时代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本文立足唯物史观核心原理,结合马克思主义人学与社会发展理论,深入剖析积极老龄化的理论内涵及其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契合逻辑。通过分析唯物史观与积极老龄化的理论基础与逻辑关联,从物质保障、社会赋能两大维度探索实践路径:在物质层面筑牢生活保障底线、完善制度体系、优化资源配置;在社会层面营造积极老龄化的文化氛围、激发老年群体主体能动性、夯实家庭与社区支撑功能。通过系统剖析积极老龄化的价值逻辑和实践途径,最终构建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积极老龄化实现路径,为中国式老龄化治理提供哲学支撑与理论参考。

关键词

唯物史观, 积极老龄化, 价值逻辑, 实践路径

Research on the Value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Active Ag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Zhihao Luo

School of Philosophy,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rch 24, 2026; accepted: June 22, 2026; published: June 30, 2026

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a's soc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a major issue that urgently needs to be addressed in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core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mbined with Marxist human stud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to deeply analyze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active aging and its inherent logical fit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y analyz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active aging, this paper explores practical paths from two dimensions: material security and social empowerment: building a solid bottom line for living security at the material level,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systems, and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creating a positive cultural atmosphere for aging at the social level, stimulating the initiative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support functions of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By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value logic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active aging, a path for achieving active aging with the goal of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was ultimately constructed, providing philosophical support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Chinese style aging governance.

Key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ctive Aging, Value Logic, Practical Path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逐渐从纯粹的人口问题到影响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和人民福祉的复杂社会问题。2025年末，我国全国总人口为140,489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为32,338万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22,365万人¹。其中，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越23%，我国已经进入了中度老龄化阶段²。当前，我国家庭养老能力减弱，传统退休模式面临压力，存在结构性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社会发展理念正从“反应性老龄化”转向“积极老龄化”，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实现生产力和养老的统一，已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关注焦点。在这方面，如何利用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工具，深入理解老龄化问题的社会根源和发展逻辑，系统地解释积极老龄化的价值内涵，提出切实可行的途径，已成为一个重要任务。本文参考李海洋、韦弋昌的研究，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尝试探析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方案[1]。

2. 理论基础与逻辑关联

2.1. 唯物史观核心原理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揭示人类社会规律的科学理论。它为分析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问题和解释积极老龄化的概念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其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与老龄化社会的发展问题密切相关。

第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联系的原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主动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人口老龄化是生产力发展、医疗水平提升、生育观念转变等客观物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催生了传统养老观念等社会意识的变革；而积极老龄化作为先进的社会意识，打破了“老龄化即社会负担”的片面认知，能够引导社会形成正向

¹https://www.stats.gov.cn/xxgk/jd/sjgd2020/202601/t20260119_1962338.html

²中度老龄化是指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2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4%。

https://www.stats.gov.cn/zs/tjws/tjbz/202301/t20230101_1903949.html

老龄观念，反作用于老龄社会治理实践，推动老龄化问题的有效化解。第二，生产力运动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规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人口老龄化的主要驱动力。现代生产力的进步导致平均寿命延长和人口变化，也使传统生产力的适应复杂化。生产关系需要符合新时代老龄化社会，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对结构纠正的要求，如对养老金和社会服务的需求。第三，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强调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目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一步指出：“人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4]老年人作为社会基本组成部分，其生存、发展和实现自身价值是人类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否认单方面将老年人视为被动群体的片面看法，确认了老年群体的社会价值。正如陆杰华、孙杨提出：“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路径，其唯物史观逻辑体现为：以人力资本提升对冲人口结构压力，以社会公平保障老年群体共享发展成果，实现人口、经济与社会的协同演进。”[5]

2.2. 积极老龄化理论契合

2.2.1. 积极老龄化的核心理论内涵

积极老龄化是全球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核心理论指引，其概念起源于西方学界对“成功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的理论延伸。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正式提出积极老龄化理念，将其定义为“创造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最佳机遇，以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过程”[6]。刘远立认为：“积极老龄观的树立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承认老龄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与人类寿命延长的必然历史产物。”[7]彭希哲、胡湛认为：“从理论核心的角度来看，积极老龄化强调，老年群体不是社会发展的附属品，而是社会生产力和文化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致力于通过机构支持和参与保障老年人的生命、发展和参与；社会赋权和实现，同时保障老年人活动和老年人娱乐。”[8]这一理论拒绝了完全从身体老化的角度对老龄化的片面看法，老龄化问题是在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内审查的。宋全成、崔瑞宁提出：“积极老龄化不仅关注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基本需求，而且更加关注其社会价值和自我实现需求。它是传统老龄化概念的创新和升华，也为解决世界深度老龄化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基本理论基础。”[9]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规模庞大，不富裕和高龄比例大。积极老龄化否定了负面理解——“老年群体是社会负担”，在经济赋权和社会价值两个方面，考虑到其经济和社会价值。在经济层面，积极老龄化是为老年人利用红利、确保劳动力供应不足和发展货币经济新动力的关键。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人口变化深刻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力的减少，这是由老龄化引起的，将通过激活老年人的人力资本来解决。健康老年人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技能，可以通过灵活就业、返岗等方式应对劳动力短缺。与此同时，老年群体的消费者在健康、文娱等方面扩大了社会需求。在社会层面，积极老龄化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支撑。唯物主义历史观强调，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老年人在其中的融合度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传统的退休模式很容易导致老年人的社会孤立。积极老龄化通过鼓励老年人参与社区管理和志愿服务，增强了老年人的归属感，有利于加强社会稳定。

唯物史观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终极目标，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发展是多维度自由充分发展。积极老龄化以这一基本理论为基础，以解决传统老龄人口的困境，积极破除年龄歧视，保障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提高教育水平和其他权利，促进老年人从“生活方式”向“发展模式”过渡，为老年人的发展权利奠定坚实基础。

2.2.2. 积极老龄化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契合逻辑

积极老龄化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对应关系。唯物史观为积极老龄化提供了根

本的哲学一致性和理论基础，积极老龄化代表了唯物史观在老龄化社会发展中的具体实践和具体体现。它们之间的兼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主要层面。

第一，这符合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辩证关系的原则。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在社会存在中起着积极的反作用。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如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医疗保健的增加和生育概念的改变，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

第二，这也同样符合人类自由和全球发展的最终价值。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人是社会历史的基本组成部分，所有社会发展都必须围绕人的发展。积极老龄化打破老年人边缘化的看法，保障老年人的权利，并在许多层面上满足老年人的精神和现实需求。

3. 积极老龄化的现实问题

3.1. 老年人主体价值弱化：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可双重缺失

一方面，老年人对自身价值的感知减弱，一些老年人受到年龄无用的传统观念的约束，身体功能下降，知识更新滞后，导致产生自我否定心理，容易处于“被动老龄化”的消极状态；另一方面，老年人在社会层面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承认，老年群体的经验优势和智力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某些领域存在年龄歧视，将老年人视为“社会负担”，而不是“潜力资源”，忽视其在家庭传承、文化传播、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导致老年人主体地位被边缘化。

3.2. 老年人社会参与不足：渠道狭窄与机制缺失双重制约

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呈现参与率低、窄等特征。从参与渠道的角度来看，正式参与的途径有限，集中在娱乐等较低领域，缺乏参与经济生活等较高渠道。从保障机制的角度来看，缺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具体政策支持。

3.3. 问题根源：物质与概念层面

以上问题的本质有两点，一是，物质制度保障体系不能满足积极老龄化的需要：老年人护理和文化资源，限制了他们实现价值观和社会参与。二是在概念层面上，传统的年龄概念根深蒂固，没有就“积极的老龄化概念”形成社会共识，缺乏精神层面的软支持，这加剧了老年人自身主体性的削弱。

4. 积极老龄化的实践路径

4.1. 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体系

郑功成提到：“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体系，还必须在注入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新理念的条件下，充分调动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人及家庭四种资源，以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下的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在夯实兜牢失能、困难老年人服务保障底线的同时，促使养老服务业真正成为普惠全体老年人、释放老年消费潜力、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进而成为老年人走向共同富裕的有效依托。”^[10]代宝珍，付方腾进一步强调，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在加重社会保障支出的同时，使得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青壮年劳动力供给逐步减少，不利于维护国家人口安全和增强国际竞争力。通过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高老龄化趋势下的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有效防范和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和国家安全风险，推动银发社会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增效^[11]。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整个过程。积极老龄化不是老年人个人行为的简单选择，而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形式。它基于物质基础和特定的体制环境。创造价值和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稳定的物质供应是不可分割的。物质条件决定了老年人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幸

福和快乐；制度体系则为积极老龄化提供规则保障。因此，养老服务体系既是积极老龄化的物质前提，也是其制度基础。只有加强物质基础和改善体制供给才能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创造真正的条件；实现老年人自尊，促进积极老龄化从概念落实到实践。唯物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积极老龄化必须以物质支持、改善体制体系和优化资源分配以及建立可持续的支持体系为基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强调，加强物质基础是人类美好生活的核心，改善养老制度必须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规律。这是正如钟仁耀所说：“以老龄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要内容。”^[12]如此才能保障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使积极老龄化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4.1.1. 筑牢物质生活保障底线

物质生活是保障老年人生存和发展的底线。首先，改善收入保障，改善全面的国家养老金保险制度，扩大覆盖范围，提高老年人待遇标准，为灵活就业、农村环境和丧失劳动力等群体设立特别补贴，缩小收入差距，为老年群体的基本生活设立保障底线。其次，必须加强健康保护，增加对健康的财政投入，扩大医疗保险费用报销，健全医院和其他配备专业设备和人员的机构，对老年人提供体检、康复等服务，解决老年群体的就医困难等问题。最后，改善公共设施，修缮老旧社区、公共交通等服务设施。

4.1.2. 完善制度体系

进一步完善养老金等制度。首先，完善养老金制度，区分家庭、社区和机构养老金模式、家庭护理、社区日常护理，完善监督和评估机构机制，建立多层养老金结构，满足老龄化社会管理机构建设的要求。健康环境体系是由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技术、文化等多种要素交织构成的复杂场域，是银发社会良序运行的重要支撑^[13]。建立协调一致的制度，明确政府、市场、社会和家庭的义务，建立多环节管理制度，协调推进养老服务。

4.2. 营造精神层面的软支持

4.2.1. 营造积极老龄化的社会文化氛围

破除年龄歧视、重塑老年群体价值认知，是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的重要前提。传统社会将老年群体视为“被动依附者”“社会负担”的刻板认知，本质上是违背唯物史观关于人的价值多元性理论的错误社会意识。要依靠媒体和社会宣传，加大老年人正面形象传播力度，推广老年人才参与社区管理、文化传承、志愿服务的典型案例，摒弃“老了无用”的片面观念，构建“敬老爱老”的社会文化生态。

4.2.2. 激发老年群体的主体能动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老年人不是养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老龄化的实践主体和主力军。激发他们的主观意识和内生潜力是实施主动老龄化的基础。一方面，要构建完善的老年人教育体系，提高老年人的社会适应能力。老年人教育是激发老年人积极性的重要抓手。如通过构建具有包容性、可持续性、系统性和可及性的健康参与体系，为老年人提供继续教育、学习新技能并付诸实践的机会，有助于延缓老年人活动能力退化、促进老年人功能发挥、提升老年期体验。终身教育系统以老年大学、社区学院、在线教育平台等为载体，开展职业技能更新、数位素养培训、健康知识普及等课程，帮助老年人延缓认知衰退、缩小科技鸿沟。健康教育作为一种特殊学习方式，是老年群体获取关于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慢性病管理等方面知识和技能的重要途径。这些知识和技能不仅有助于老年人增强健康意识，还能促进其采取健康行为，主动规避健康风险^[14]。另一方面，要拓宽老年人社会参与渠道，为老年人创造有所作为的务实平台。数智科技赋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老年群体劳动能力降低的短板，在数智转型时代与人口老龄化加深的交叠时期，通过数位赋能的老龄人口可成为潜在的重要人力资源。因此，积极健康老龄化需要从弥合老年人数位素养差距、赋能银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入手，不断提高

数位科技对老年群体健康福祉与生活质量的效用权重[15]。社会参与是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彰显主体地位的主要方式，符合唯物史观“人民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主动老龄化的本质是促进老年人群体从“被动照料”向“主动参与”转变。

4.2.3. 夯实家庭与社区的载体支撑功能

家庭和社区是老年人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创造社会环境和赋予老年人权力的主要载体。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关系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家庭和社区的支持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积极作用。在家庭层面，我们必须加强家庭的精神支持作用，发展亲子关系的家庭文化。应鼓励家庭成员积极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尊重他们的独立意愿，促进他们参与家庭决策，避免排斥老年人参与决策。在社区层面，需要为老年人创造有利环境，加强公共服务和赋权的职能。社区应鼓励提供全面的退休服务，整合专业机构和其他资源，为老年人提供具体和个性化的服务，使老年人实现自尊，融入社会生活。形成“家庭责任、社区赋权、社会参与”的良好模式，推广积极老龄化的概念。

5. 研究核心结论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本研究系统地研究了积极老龄化的价值逻辑和实践途径，阐明了理论联系，分析了价值观的内涵，研究了实践方向，并得出了以下基本结论。

历史唯物主义是积极老龄化研究的科学理论基础，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为摒弃老龄化的消极观念和界定老年人的主观社会地位提供了理论指导。这也为积极老龄化理论的深化和实际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是解释积极老龄化的关键视角。

积极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具有双重价值，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经济和社会角度来看，积极老龄化可以振兴老年人的人力资源，减轻劳动和养老金负担，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符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辩证规律。消除对老年人的陈规定型观念，以发展老年人的潜力，保障他们的参与权和发展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并将个人和社会价值联系起来。总而言之，积极老龄化是解决人口老龄化和实现以人为本理念的明智选择。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促进社会发展，保障老年人权益，建设和谐美好的老龄化社会。

参考文献

- [1] 李海洋, 韦弋昌. 马克思人口理论视域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 缘起、脉络与中国化[J]. 昆明学院学报, 2025, 47(5): 71-79.
- [2]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4]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122.
- [5] 陆杰华, 孙杨.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 广东社会科学, 2026(1): 179-190+287-288.
- [6]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WHO.
- [7] 刘远立. 树立积极老龄观 促进健康老龄化——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J]. 行政管理改革, 2022(4): 15-20.
- [8] 彭希哲, 胡湛.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3): 121-138+222-223.
- [9] 宋全成, 崔瑞宁. 人口高速老龄化的理论应对——从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J]. 山东社会科学, 2013(4): 36-41.
- [10] 郑功成. 着力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体系[J]. 中国国情国力, 2022(11): 1.
- [11] 代宝珍, 付方腾. 数字共享型老年友好社会构建[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1): 105-114.
- [12] 钟仁耀.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下养老服务的均衡发展[J]. 社会保障评论, 2024(4): 102-120.

-
- [13] 胡湛, 孙昕. “何以战略”与“以何战略”: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J]. 人口研究, 2024, 48(5): 3-16.
- [14] 曹琦, 严则金. 高势能政策执行偏差的困局及其秩序破解——基于医改政策执行的观察[J]. 公共管理学报, 2024(2): 141-152.
- [15] 翟绍果. 面向积极健康老龄化的“银发社会治理共同体”[J]. 探索与争鸣, 2025(6): 10-13.